續高僧傳/卷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四

續高僧傳
卷第十五

卷第十六

續高僧傳卷第十五

義解篇十一　〈正紀十五　附見四〉

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

釋法敏，姓孫氏，丹陽人也。八歲出家，事英禪師為弟子。入茅山，聽明法師三論，明即興皇之遺屬也。初，朗公將化，通召門人，言在後事，令自舉處，皆不中意，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，言令自屬。朗曰：「如吾所舉，乃明公乎！」徒侶將千，名「明」非一，皆曰：「義旨所擬，未知何者『明』耶。」朗曰：「吾座之東柱下明也。」明居此席，不移八載，口無談述，身無妄涉，眾目「癡明」。既有此告，莫不迴惑，私議「法師他力扶矣」。朗曰：「吾舉明公，必駭眾意。法教無私，不容瑕隱。」命就法座，對眾敘之，明性謙退，泣涕固讓。朗曰：「明公來！吾意決矣。為靜眾口，聊舉其致。」命少年捧就傳坐，告曰：「大眾聽，今問論中十科深義。初未嘗言，而明已解，可一一敘之。」既敘之後，大眾愜伏，皆慙謝於輕懱矣。即日辭朗，領門人入茅山，終身不出，常弘此論。故興皇之宗，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。

敏採摘精理，出聽東安，言同意異，更張部別。年二十三，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，躬為南坐，結軫三周。及實亡後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，法席凋散。陳氏亡國，敏乃

歸俗，三年潛隱，還襲染衣，避難入越，住餘姚梁安寺，領十沙彌講《法華》、三論，相續不絕。貞觀元年，出還丹陽，講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。二年，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，相續法輪。于時眾集，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，當境僧千二百人，尼眾三百，士俗之集，不可復紀，時為法慶之嘉會也。至十九年，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《華嚴經》。至六月末正講，有虵懸半身在敏頂上，長七尺許，作黃金色，吐五色光，終講方隱。至夏訖，還一音寺，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：「法師講四部大經，功德難量。須往他方教化，故從東方來迎法師。」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。至八月十七日，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，恰至二十三日將逝，忽放大光，夜明如日，因爾遷化，春秋六十有七。身長七尺六寸。停喪七日，塔表放光，地為震動，異香不滅。莫不怪歎。道俗莊嚴，送於隆安之山焉。

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

釋慧璿，姓董氏。少出家，在襄州。周滅法後，南往陳朝，入茅山聽明師三論，又入栖霞聽慧布法師四論、《大品》、《涅槃》等，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《釋論》。凡所遊刃，並契幽極。又返鄉梓，住光福寺。會亂入城，盧摠管等請在官倉講《華嚴經》，僧徒擁聚千五百人，既屬賊圍，各懷翹敬，不久退散，深惟法力。唐運斯泰，又住龍泉，三論、大經，鎮常弘闡，兼達《莊》、《老》子史。談笑動人，公私榮達，參問繁結。蔣、紀諸王，互臨襄部，躬申敬奉，坐鎮如初。王出門，顧曰：「迎送不行，佛法之望也。」由此聲譽又逸漢南。貞觀二十三年講《涅槃經》，四月八日夜，山神告曰：「法師疾作，房宇不久，當生西方。」至七月十四日講《盂蘭盆經》竟，斂手曰：「生常信施，今須通散，一毫已上，捨入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，并諸異道。」言已而終於法座矣，春秋七十有九。

惟璿立性虛靜，不言人非，賓客相投，欣若朋友，面常含笑，慈育在懷，涉獵玄儒，通冠文彩。襄荊士素，咸傾仰之，聞其長往，無不墮淚。初住光福，寺居山頂，引汲為勞。將移他寺，夜見神人身長一丈，衣以紫袍，頂禮璿曰：「奉請住此，常講大乘，勿以小乘為慮。其小乘者，亦如高山無水，不能利人；大乘經者，猶如大海。自止此山，多佛出世。一人讀誦講說大乘，能令所住珍寶光明，眷屬榮勝，飲食豐饒。若有小乘，前事並失。惟願弘持，勿孤所望！法師須水，此易得耳，來月八日定當得之。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。」言已不見。恰至來月七日初夜，大風卒起，從西南來，雷震雨注，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，通夜相續，至明方住，惟見清泉，香而且美，合眾同幸。及止龍泉，漸便乾竭。據斯以言，亦感通之奇致矣。

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

釋慧眺，姓莊氏。少出家，以小乘為業，遊學齊、徐、青、海諸州，數論之精，馳譽江漢。

開皇末年，還住鄉壤之報善寺。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，心生不忍，曰：「三論明空，講者著空。」當發言訖，舌出三尺，鼻眼兩耳，並皆流血，七日不語。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，舌即挺出，告曰：「汝大癡也！一言毀經，罪過五逆。可信大乘，方可免耳。」乃令燒香發願，懺悔前言，舌還收入。便輿往哲所，誓心斂迹，惟聽大乘。哲之云亡，為設大齋於墓，又建七處八會，廣請道俗。百日既滿，即往香山神足寺，足不踰閾，常習大乘。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《華嚴》等經，用陳懺謝。常於眾中顯陳前失，獨處一房，常坐常念。

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，在寺後松林坐禪，見有三人形貌都雅，赤服禮拜，請受菩薩戒訖，白曰：「禪師大利根，若不改心信大乘者，千佛出世，猶在地獄。」聞此重囑，涕泗交流，大哭還寺，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，不能得言。以水灑醒，乃更大哭。繞佛懺悔，用此為常。又勸化士俗造《華嚴》、《大品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思益》、《佛藏》、三論等各一百部。

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，佛前禮懺，因此而終，春秋八十餘矣。自終七日，林樹變白，大泉渾濁，過此方復。斯亦知過能改，無過者同，誠可嘉矣。寺去城邑將五十里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，填赴山河，為建大齋於墓所。三十法師各開一經，用津靈造。

唐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

釋靈睿，姓陳，本惟潁川，流寓蜀部，益昌之陳鄉人也。祖宗信於李氏。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，因乞有子，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，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，便覺有娠，即不喜五辛諸味。及其誕已，設或食者，母子頭痛，於是遂斷。八歲，二親將至道士所，令誦步虛詞，便面孔血出，遂不得誦。還家入田，遇見智勝法師，便曰：「家門奉道，自欲奉佛。」隨師出家，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為沙彌，一夏之中，《大品》暗通。

開皇之始，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，又為印之弟子，常業大乘，後隨入京，流聽諸法。大業之末，又返蜀部，住法聚寺。武德二年，安州暠公上蜀，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。睿止法筵三年，後還蜀本住，常弘此部，經二年許。寺有異學《成實》朋流，嫌此空論常破吾心，將興害意。睿在房中北壁而止，初夜還床，栖遑不定，身毛自豎，移往南床。坐至三更，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，達於臥處，就而看之，乃漆竹笥槊，長二丈許。向若在床，身即穿度。既害不果，又以銀挺雇賊入房，睿坐案邊，覓終不獲，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。睿知相害之為惡也，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。身相黑短，止長五尺，言令

所及，通悟為先，常講大乘，以為正業。貞觀元年，通州騫禪師作檀越，盡形供給三百聽眾。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，睿夢有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，徒眾鉢中皆空無物。至三十日，寺鍾大小七口、銅磬十餘一時皆鳴，至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，傳化不絕。

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，大風忽起，高聲言曰：「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。」至期十月三日，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、菩薩滿寺而下。晚講入房，看疏讀經，外有僧告幡花異香充寺及房。睿聞，捉經出看，斂容立終，堅持不倒，扶臥房中，三更忽起，跏坐如生。刺吏以下躬手付香，供養其屍，道俗相送歸東度山，設大會八千人，時年八十三矣。然其潔清童稚，過中不飲，葷辛莫履，具盡報云。

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

釋僧辯，俗姓張，南陽人也。渚宮陷沒，入關住於馮翊焉。年甫七歲，日誦千言，時以奇之，聲于鄉壤。十歲欣仰道法，思欲出家，局以公憲，未蒙剃落。乃聽《維摩》、《仁王》二經，文義俱收，昇座覆述，宣吐教理，有稱於時。先學大德相顧曰：「吾等沒後，不足憂也，此人出家，紹隆遺法矣。」

開皇初年，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，辯年幼小，最在末行，輕其行業，召令口誦，言詞清囀，章句契斷，神明朗正，見者屬目。由是大蒙嗟賞，餘並不試，同得出家。受具已後，專尋經論。時有智凝法師，學望京華，德隆岳表，辯從問知津，乃經累載，承席覆述，允益同倫，遂復旁疏異解，曲有正量，識者僉悟，擊其大節。大業初歲，召入大禪定道場，眾復屯之，欣其開解。

武德之始，步出關東，蒲、虞、陜、虢，大弘法化，四遠馳造，倍勝初聞。嘗處芮城，將開《攝論》，露縵而聽，李、釋同奔。序王將了，黃巾致問，酬答乃竟，終誦前關。辯曰：「正法自明，邪風致翳，雖重廣誦，不異前通。」黃巾高問轉增，愚叟謂其義壯。忽旋風勃起，徑趣李宗，縵倒掩抑，身首煩擾，冠幘交橫，衣髮紊亂。風至僧倫，怗然自滅。大眾笑異其相，一時便散，明旦入文，赧然莫集。辯雖乘此勝，而言色不改，時共服其異度也。

貞觀翻經，被徵證義，弘福寺立，又召居之。雖屢處以英華，而情不存得喪，約時講說，不替寒溫，異學名賓，皆欣預席。故使海之內外，僧雜華夷，不遠萬里，承風參謁。《俱舍》一論，振古未開，道岳法師命章搆釋。辯正講論，廢而聽之，隨聞出鈔三百餘紙。或聞初開法肆，或中途少閑，但有法座，無論勝負，咸預位席，橫經而聽。斯渴法之深，良未儔矣。而謙讓知足，不重榮勢，名滿天下，公卿咸委，而不識其形也，

皆來覓之。辯如常威儀，不變其節，任其來去，曾無迎送。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，而不能行也。

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，春秋七十有五。于時炎曦赫盛，停屍二旬，而相等生存，形色不變，迄于葬日，亦不腐朽。于時亢旱積久，埃塵漲天，明當將送，夜降微雨，故得幢蓋引列，俱得昇濟，七眾導從，不疲形苦。殯於郊西龍首之原，鑿土為龕，處之于內，門通行路，道俗同觀。至今四年，鮮明如在。自辯置懷慈濟，愛法為功，路見貧苦，不簡人畜，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。講聽之務，惟其恒習，其《攝論》、《中邊》、《唯識》、《思塵》、《佛性無性論》，並具出章疏，在世流布。

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

釋法常，俗姓張氏，南陽白水人也。高祖隆仕魏，因移于河北郡焉。少踐儒林，頗知梗概，而厭其諠雜，情欣出家。奉戒自守，不郡非類，霜懷標舉，為眾所推。年十九，投曇延法師，登蒙剃落。既預聽限，大闡宏猷，學不逾歲，即講《涅槃》，道俗聽者，咸奇理趣。自爾專親侍奉，曉夕諮謀，每擊幽致。延欣其情理深當，乃摩頂曰：「觀子所涉，必住持正法矣。」於即研精覃思，無釋寸陰。時年二十二，《攝論》初興，隨聞新法，仰其弘義。于時論門初闢，師學多途，封守舊章，鮮能迴覺。常乃博聽眾鋒，校其銛銳，秦、齊、趙、魏，靡不周行，時積五年，鑽覈名理。至於《成實》、《毗曇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地論》，博考同異，皆為軌轍。末旋踵上京，慨茲異敘，隨講出疏，示顯群迷。隋齊王暕召結時望，盛演釋經，登預法座，敷陳至理，詞義弘遠，罕得其門。僉共美之，嘉歎成俗，遂有胥徒歸湊，相續依承，四時講解，以為恒任。大業之始，榮唱轉高，爰下勅旨，入大禪定，相尋講肆，成濟極多。

唐運初興，遐邇清晏，四遠投造，增倍於前，每席傳燈，播揚非一。貞觀之譯，證義所資，下勅徵召，恒知翻任。後造普光，宏壯華敞，又召居之，衣服供給，四時隨改。又下勅，令為皇儲受菩薩戒，禮敬之極，眾所傾心。貞觀九年，又奉勅召入，為皇后戒師。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，撫接客舊，妙識物心，弘導法化，長鎮不絕。前後預聽者數千，東蕃西鄙，難可勝述，及學成返國，皆為法匠，傳通正教，于今轉盛。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，棄俗出家，遠聞虔仰，思覩言令，遂架山航海，遠造京師，乃於船中夢想顏色，及覩形狀，宛若夢中，悲涕交流，欣其會遇，因從受菩薩戒，盡禮事焉。十四年，有僧犯過，下勅普責京寺大德綱維，因集於玄武門，召常上殿，論及僧過。常曰：「僧等蒙荷恩惠，得預法門，不能躬奉教網，致有上聞天聽。特由常等寡於訓誨，恥愧難陳。」遂引《涅槃》付屬之旨。上然之，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，又延設供，食訖而退。

及李道居先，不勝此位，率僧邀駕，隨頓表上。既不蒙遂，因染餘疾，的無痛所，右脇而終于住寺，春秋七十有九，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。至七月二日，葬於南郊高陽之原。時炎旱既久，埃塵翳日，逮至發引之前，夜降微雨，及於明旦，天地清朗，雲霧四除，纖塵不飛，道路無擁。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，各建修幢三十餘車，前後威儀四十餘里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，列侍左右，乃盈數萬，卿相儐從，僉以榮之。

初，常涉詣義門，妙崇行解，故眾所推美，歸於《攝論》。而志之所尚，慕《涅槃》，恒欲披講，未之欣悟，遂依眾請，專弘此論。陶冶理味，精貫胸懷，依時赴講，全無讀誦。纔有餘暇，課業行道，六時自勵，片無違缺。有大神王，冠服皆素，率其部從，隨其旋遶，道俗時見，密以高之。又曾宵夜至佛堂中，壁畫樂天，一時起舞。後於中夜，又在佛堂，觀音菩薩從外入户，上住空中，身相瓌奇，佩服瓔珞，晃發希有，良久便滅。後經五年，天將欲曙，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，去地五六丈許。常之專精徵應，為如此也。故立志清峻，逾久逾劇。所獲法利，多造經像，但務奇妙，不言其價。歲建檀會，終盡京師，悲敬兩田，無遮供養。自所服用，麁弊而已，講揚別供，一不受之，還布眾中，持操無改。著《攝論義疏》八卷，《玄章》五卷，《涅槃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等各垂疏記，廣行於世。弟子德遜等為立碑于普光之門，宗正卿李百藥為文。

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

釋智徽，俗姓焦，澤州高平人也。年十三，志樂出家，不希世累。住本州清化寺，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，於《大涅槃》偏洞幽極，故齒年學稔，為諸沙彌之卓秀者也。立性勤恪，樂理僧務，每有執役，不憚形苦。晝供養僧，夜讀章疏，衣不解帶，研精無怠。受具已後，神思高正，戒行明潔，平恕儉約，見者欽屬。歆慕弘道，歲常講《涅槃》、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，用為恒業。聲務廣被，遠近追風，提襆裹糧，尋造非一。

隋煬御曆，珍敬彌隆，大業七年下詔延請，入於東都內道場，禮異恒倫，日增榮供。徽立操自昔，一不受之，盈尺之貯，不附箱囊，率性超然，不妄傾涅，但專講誦，宣導為先。偽鄭之初，洛城恒閉，徽以兵戈方始，開悟未因，乃杖錫出城，思濟鄉壤。于時守衛嚴防，梗澀難通，而徽安行限閾，守當不覺，斯固善神之所送也。既達高平，道俗欣赴，世接屯難，飢餒相委，乃遺以糧粒，拯濟寔多，皂素賴之，皆飡法味。便即四時長講，屢有升堂，外施衣帛，悉供講眾。頻值儉歲，米食不豐，異客暴來，兩倍過舊。徽以聽侶不安，為營別院，四方學士，同萃其中，財法兩施，無時寧舍。懷州都督鄖國公張亮，欽抱德教，遠延講說，道俗屯赴，又結河陽，乃請為菩薩戒師，珍敬道風，誓為善友。夏講《涅槃》，解恣便訖，覺少不悆，眾咸怪之，還房靜念，俄頃便逝，春秋

七十九，即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。懷州道俗哀若至親，送葬歸于本邑。

自徽之在遠門也，敬法尊人，誠孝第一，每登法席，講析幽通，皆云：「大法師意如此。」因即聲淚俱下。常謂諸徒曰：「父母生吾肉身，法師生吾法身。恩報此恩，何由可逮？唯有弘教利物，薄展余懷耳。」所以每歲常講，不敢告勞，以惟斯故也。兼以課己行業，無虧六時，手執香爐，約數承禮，夜不解衣，一生恒爾。清素寡欲，不樂交遊，敷化之餘，便營僧事。故澤部長幼，詠仰於今。

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

釋玄鑒，俗姓焦，澤州高平人也。天性仁慈，志樂清潔，酒肉葷辛，自然厭離。十九發心，投誠釋種，愛重松林，終日庇其下，忘遺食息。後住清化寺，依止遠公聽採經論，於《大涅槃》深得其趣。

隋運末齡，賊徒交亂，佛寺僧坊，並隨灰燼，眾侶分散，顛仆溝壑。鑒守心戒禁，曾無愆犯，食唯蔬菜，衣則蘊麻，屢經歲序，情無顰蹙。及至年穀豐熟，還返故鄉，招集緇素，崇建法席，勸諸信識，但故伽藍，皆得營復，有故塔廟，並令塗掃，遂使合境莊嚴，赫然榮麗，奉信歸向，十室其九。兼以正性敦直，言行相高，行值飲噉非法，無不面陳訶毀，極言過狀，不避強禦，或與語不受者，便碎之酒器，不酬其費。故諸俗士聚集醼飲，聞鑒來至，並即奔散。由是七眾尊虔，敬其嚴厲，重其清貞。數有繕造，工匠繁多，豪族之人或遺酒食，鑒云：「吾今所營，必令如法，乍可不造，理無飲酒。」遂即止之。時清化寺修營佛殿，合境民庶同共崇建。澤州官長長孫義素頗奉信，聞役工匠，其數甚眾，乃送酒兩，輿以致之。鑒時檢校營造，見有此事，又破酒器狼籍地上，告云：「吾之功德，乍可不成，終不用此，非法物也。」義聞大怒，明欲加惱，夜夢有人以刀臨之，既忽警寤，即事歸懺。又遇疫氣，死亡非一，皆投心乞命，鑒為懺悔，令斷酒肉，病者痊復，時大重之。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，既遇時氣，無由自濟，遂悔酒過，用為死調。俄爾鑒至，無何便去，遷遂除差。因爾厭離飲酒，永不涉言，縱忽聞氣，如逢毒勢，告其友曰：「自見鑒師已來，尚不喜聞，況當見也。」故戒節冥感，皆此之類。于今神志貞亮，每講《涅槃》、《十地》、《維摩》，四時不輟，春秋八十有三。

初，鑒以傳法之務，職司其憂，眾侶乖儀，則糾彈驅擯，時俗僉訝其梗直也。及武德六年，當部濩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，隱身謂妻曰：「吾是李錄事也。計吾猶得六年在世，但為司命枉來取我，生埋塚中。已訴閻王蒙放，在人中浮遊六年，今在鬼道，未然之事，皆預知也。卿家貧窘，但為他卜，無不必中，因可獲財，以利大小。」便爾賣卜，鬼為通疑，方遠皆詣，謂為大聖。後謂妻曰：「人命無常，何不修福？可往鑒師所聽法。」遂相將入講堂中，安置壁角，以物自障，共人言議，應變迅速，乃經旬朔。或

有問者：「何不現形耶？」答曰：「今在鬼趣，受身極陋，自不忍見，況復他也！又往景業寺聽《維摩經》，有餘法師謂曰：「今講此經，感何人聽？」答曰：「自人頭已上，便是鬼神，上及諸天，重級充滿。然都講唱文，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，恐其聲絕；法師解釋，皆散亂縱恣，無心聽受。願如法講說，勿妄飲噉也。何以知之然？見諸天神等聞法師酒氣，皆迴面而聽。」因即悔過，令廢飲之。鬼曰：「此定須斷，天神不許，寧不講也。非惟此會獨感諸天，但有法事，無不來降。不可輕矣。」鑒聞異寺有此聲告，倍復信奉，兢兢異常。

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

釋玄會，字懷默，俗姓席氏。其先幽土安定人也，遠祖因官故，又居京兆樊川之祕坂焉。年十二，精苦絕倫，欣志捐俗，而儀相秀挺，有異神童。隋漢王諒見而奇之，奏度出家，仍住海覺寺，為揔法師弟子。自落髮之後即預講席，專志《涅槃》，勤至之功，倫等推尚。揔深會之解也，舉為覆述，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，皆剖決通釋，泠然可見，時大賞之，以為《涅槃》之後胤也。因爾改前舊章，更新户牖，穿鑿之功，難與讎抗。造《涅槃義章》四卷，《義源文本》、《時文釋抄》，部各四卷。自延、遠輟斤之後，作者祖述前言，唯會一人，獨稱孤拔。

武德之始，學觀大張。沙門曇獻，道開國望，造慈悲寺，奏會以為寺主。經始惟新，法務連續，引接後昆，講揚此部，將四十遍。于時同侶同業，相推元席，而讓以成治，雅為學宗，性慕人法，不濫尊嚴，但有法座，皆通諮聽，縱己舊聞，傾如新渴。斯敬重之極，末象罕遇也。故揔法師曰：「吾非聖人，何得此子入吾室乎？」相法師曰：「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，此子謂乎？法之大將，豈不然乎？」岳法師曰：「此公就我學《俱舍》者，同事攝也。願以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。」振法師曰：「此公就我學《迦延》者，乃贊成吾學耳。以我小術，不恥下問，乃迴龍象於兔徑也。吾何言哉！」

貞觀八年，又勅住弘福寺，講事都廢，專修定業。夢登佛手，號無量壽，遂造彌陀像一座。常擬繫心，作身同觀，欲入山林，寺眾勸住，請講《涅槃》。至藤蛇喻，忽有異蛇從栿而下，顧視四方，尋即不見。講至諍論，常有魔事。因茲遘疾，還返慈悲，見佛來迎，因而氣盡，春秋五十有九，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。合邑聞知，悲涼相及，葬於高陽原。晚又收其遺骸，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。自會之弘道也，溫柔在性，弘贍為心，遠近流寓投造非一，而能推心接誘，唯法是務。晚又常坐，乃終身世。

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

釋行等，姓吉氏，馮翊人。十二出家，與會公同事揔師為弟子，服章麁素，立性鯁卓。登聽淨影遠公《涅槃》，伏讀文義，時以榮之。相從講說百一十遍，中逢阻難，必預先知。或聞異香，或感怪夢，幢折蓋翻，以為標據，即令大眾同念般若，所有魔事無何而退。故每講後，常禮佛名及讀《華嚴》，以為銷障之本也。又與玄會同住慈悲，弘法之時，等必先登，會隨後赴，時以為相成之道也。故常講時感雞伏聽，從受戒者死而還活，冥曹所放，云傳等教。斯亦駭動幽顯，非言厝也。

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，春秋七十有三。初，臨終累曰：「護戒之語，吾何重及？但少欲知足，可為永誡。吾今死後，勿作威儀，惟以一椽輿送山所。願食吾身，早成正覺。有乖此願，非吾門人。」弟子等營辦幢輿，盛設威儀，將欲塋送，其夜列宿大明，地方欲了，大雨洪注，道俗同擁，一不得往，還依遺訣，單輿至山，雨即通霽。收葬于京南神和原，起塔樹松，立銘塔所。

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

釋志寬，姓姚氏，蒲州河東人也。祖宗仕族，不交群小。父任隋青州刺吏。寬自幼及長，以清約知名，歷聽諸經，以《涅槃》、《地論》為心要也。東西訪道，無釋寸陰，業成登器，遊講為務。生常履信，言行不乖，望似專正，而懷抱虛蕩。嘗以遊學長安，詣市買絹，有人曰：「可見付直，明當送絹於此。」便付直還寺，為諸僧所笑。寬曰：「自憶不負於人，豈有人而乖信？」至期果獲。以事陳之，彼人云：「兵食可亡，信不可廢。弟子俗人奉之，豈意釋門綴斯慮也？」

寬常誦《維摩》及《戒本》，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胄之響，竊而觀者，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。又一時夜中，房重閣上有打物聲，同學寶通聞之驚迷，不安其席。寬就而慰之，猶打物如故，至旦看之，乃舍梁將折，即令柱之，得免其命。其為幽靈所衛如此。而性好瞻病，無憚遠近，及以道俗，知無人治者，皆舉迎房中，躬運經理。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，乃口就凍之，遂至於瘥，往往非一。其慈惠之懷，信難繼也。後於中夜室內大明，及觀房外，與晝無異，乃自縫綻衣帛，不謂神光所照。後召諸徒，方知半夜此相數現，後遂不怪。加以開務誘引，弘濟為業，道俗胥悅，慶其幸遇。

屬煬帝弘道，海內搜揚，以寬行解，同推膺斯榮命。既處慧日，講悟相仍。會梟感作逆，齋事拘纏，寬便下獄待罪，有來餉遺，一不自資，通給囚僧，歡笑如昔。後並配徒隸，役於天路，常令負土，使裝滿籠，盡力輦送，初不懈息。同役僧曰：「此無監檢，當可小停。」寬曰：「業報如此，何能自欺。違心行事，誠未安耳。」未又配流西蜀，行達陝州，有送財帛祖餞之者，並即散而不遺，唯留一驢負經而已。路次潼關，流僧寶暹者，高解碩德，足破不進，寬見臥于道側，泣而哀焉，即捨驢與乘，自擔經論，徒行

至蜀，雖有事勞，而口不告倦。其仁恕之性，登苦知其人矣。既達蜀境，大發物情，所在利安，咸興敬悅。時川邑虎暴，行人斷路，或數百為群，經歷村郭，傷損人畜。中有王獸，其頭最大，五色純備，威伏諸獸。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，遣人往迎，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，各受八戒，當夕虎災銷散，莫知所往。時人感之，奉為神聖。

然寬因名立行，弘裕有儀，凡所宣化，如風之靡草。每至散席，禮嘲相仍，或至十萬二十萬者，皆即坐散盡，了無資己。告施者曰：「財猶種子，聚則難繁，故為散之，令從用有在耳。」其虛懷應物，為若此也。兼又輕生疏素，弊服尋常，一經御形，動經累稔，愛護之甚，有過身肉。時逢儉歲，躬煮糜粥，親惠飢餒，銜泣說化，令誦佛名。又以所服，衣之與氈，或割或減，用充貧乏。每年冬首，預積坐氈履替，觀諸沙門少者便給，以此為常。

貞觀之初，還返蒲壤，緇素慶幸，歡詠如雲，屢建法筵，重揚利涉。時州部遇旱，諸祈不遂，官民素承嘉績，乃同請焉。寬為置壇場，以身自誓：「不降雨者不處堂房！」曝形兩日，密雲垂布，三日已後，合境滂流，民賴來蘇，有年斯在。昔在蜀土，亦以此致譽，故使遍洽，時諺號為「一代佛日」。

有沙門神素者，架業相鄰，尤所欽友。以先卒於栖巖，寬住州寺，先絕凶問，忽降形歡敘，欣若生平，明晚來告，乃知其死。寬致書慰曰：「等同幻境，俱稟泡形，不意之情，非復言象。素法師俗風清美，道器沖深，包揔義門，研機至實。但正業久成，必之淨土，此方薄運，頓失所歸。老病之僧，早應先去，罪重福微，猶守餘報耳。法師不遺故舊，昨二十五日夜，降神共聚，同臥一牀，通夕言議，至曉方別。情猶今昔，事即存亡，冥感之誠，未可陳述。」素見別傳，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。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，春秋七十有八。初，未終之前，右脇而臥，枕於右臂，告門徒曰：「生死長遠，有待者皆爾。汝等但自觀身如幻，便無愛結自纏。吾命亦斷，當取椽兩根、籧篨一領，裹縛輿送，無得隨俗紛紜，為不益事也。」言訖而卒。時蒲、虞等州道俗奔赴，號慟川野，屯於壙側，七里人滿。

自寬從釋種，靜攝居形，不臥全氈，不畜疋絹，櫃篋之事，由來絕心，騎乘勞具，終身不涉，口不及利，手不執錢。或有忤之，便掩口私默，不行讚毀於人物也。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，既至東京，值卒科運大貴，或頭至數萬者，同侶欲為賣之，寬不許，曰：「已勞負荷，豈復過本乎？」便詣市自出之，但取元價。此雖小事，廉恥本矣。

唐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〈(曇元　靈範)〉

釋慧休，姓樂氏，瀛州人也。世居海濱，以蠶漁為業。而生知離惡，深惟罪報，常思出濟，無緣拔足。或累歎通宵，晨或忘餐，近逾信宿，雖憤氣填胸，無免斯厄。十六

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，談三世之循擾，述八苦之交侵，雅會夙懷，背世情決，乃違親背俗，投勗律師而出家焉。勗導以義方，禮逾天屬。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，行解所歸，現居鄴下，命休從學。休天機秀舉，惟道居心，乃背負《華嚴》，遠遊京鄴。一聞裕講，鑒動身心，不略昏明，幽求體性。而章句蕪昧，至理未融，展轉陶埏五十餘遍，研諷文理，轉加昏漠。試以所解遍問諸師，皆慮涉重關，返啓其致，乃悟曰：「斯固上聖之至理也，豈下凡而抑度哉？且博聽眾師，沐心法海耳。」乃往渤海，從明彥法師聽《成實論》。先出《章抄》，品藻異同，慧滿沖情，解律法友。以彥公化世，更染餘流，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，《迦》、《雜》、《婆沙》，各聞數遍，窮其本支，曉其固執，解既清迥，行寔貞嚴。念曰：「余講小乘，歲序多矣，今乃值子，諒不虛延。」休即著《雜心玄章》、《抄疏》，各區別部類，條貫攸歸。文教纔出，初尋重敬，頻當元宰，講授相續。幽致既舉，慧燭天懸，故使馳名冀都，擊響河、渭，抱帙橫經，肩排日謁，結疑懷籤，踵接登堂。皆揔為書紳，永開冥府，故於立破諸教，探隱洞明。雖府學冠空宗，而梗情塵境，欲通惟識之旨，取悟無方，會裕師入關，因便預從。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《攝論》，每舉一會，餘駕停輪，辭吐既新，領拔彌悉，周涉三遍，即造疏章，神會幽陳，廣疏聽視。

自大小諸藏，並統關鍵，唯有律部，未遑精閱。昔以戒禁隨事，可用緣求，案讀即了，未勞師授。曾披一卷，持犯茫然，方悔先議，更弘神府。乃負律提瓶，從洪律師聽採《四分》。一經講肆，三十餘遍，日漸其致，終未極言，顧諸學徒曰：「余聽涉多矣，至於經論，一遍入神。今遊律部，逾增逾暗。豈非理可虛求，事難通會乎？」而敬慎三業，懍課六時，纖塵或阻，即申懺洗。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，奉法自修，實罕聯類。嘗聽礪公講律，礪曰：「法師大德，暮年如何猶勤律部？」休曰：「余憶出家之始，從虎口中來，即奉投戒法。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？恨吾不得常聞耳。」其清慎之高，率此例也。

又屢經寇蕩，荒薦相仍，寺眾僧廚，亟經宿觸。故從隋末，終至唐初，四度翻穢，獲資淨供，致使四方嘉會，休有功焉。

暨武德年內，劉闍賊興，魏、相諸州，並遭殘戮。忽一旦警急，官民小大，棄城逃隱。休在雲門，聞有斯事，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，了無人物，便牢城自固。四遠道俗，承休城內，方來歸附。當斯時也，人各藏身，而休挺節存國，守城引眾，可謂亂世知人者矣。其年不久，天策陳兵遠臨賊境，軍實無委，並出當機。休既處僧端，預明利害，集眾告曰：「官軍靜亂，須有逢迎。僧食眾物，義當先送。」再和大眾，並無從者。休懼被後罰，必可乘權，獨詣軍門，具陳來意。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，仍令部從隨休至寺，任付糧粒。及平殄後，曹公為奏，具述休功，登即下勅：「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，相州一境特宜依定。」以事驗人，休量難准。

又，荒亂之後，律法不行，並用銅盂，身御俗服，同諸流俗。休恐法滅於事，躬自經營，立樣造壞，依法施熏，遂成好鉢，遍送受持。於今大行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。又僧庫火起，時當中夜，忽有人告，走往觀之，賴始發焰，救而獲免。退問告由，了無知者，良以道通幽顯，屢動禎祥。

貞觀九年，頻勅徵召，令入京師，並固辭以疾，無預榮問。至今十九年中，春秋九十有八，見住慈潤，爽健如前，四眾懷仰。蒲柳之暮，猶執卷諮謀，乃力倦而告曰：「吾學功多矣。每有經律，雖聽二三十遍，文旨乃鏡，猶恨少功，欲兼異部，未遑多涉耳。今之後學則不同之，薄知文句，宗致眇然，即預師範，更無通觀。所以終夜長慨，有耿于懷，致有窮括教源，莫知由序，此法滅在人矣。今暮年開導，意存成器，斯猶砥礪合其刃耳，安能鑪錘其樸耶？所以引化席端，直陳綱要。」

而奉禁守道，抑在天然，挫拉形心，逾衰逾篤。衣服率然，趣便蓋體。襆懸壁上，尺絹不居。所得外利，即迴講眾。補綻衣服，不勞人助。見著麻履，經今三十餘年，雖有斷壞，綴而蹈涉。暫有泥雨，徒跣而行，有問其故，答云：「泥軟易履，不損信施耳。」又寒不加火，熱不依涼，瓶水若凍，裹之草束。受具已來，鉢無他洗。入夏已去，不噉菜蔬。於道往還，執箒先掃，存護物命，寧有過之！凡斯眾行，前後一揆。余以親展徽音，奉茲景行，猶恨標其大抵，事略文繁，以為約耳。

弟子曇元，高潔僧也，經論及律，並曾披導，偏重清行，不妄衣食。寺雖結淨，猶懷塵點，常乞食自資。今託靜林慮寶山，志道辭世。門人靈範，學通休涉，慧悟少之。勅召弘福，時揚《攝論》。今居宗樹業，振名京邑。

又，休以年學高遠，今上重之，因事遼左，親幸其室，敘故陳道，彌會帝心。故又續其績。

唐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〈(淨元　智衍)〉

釋靈潤，俗姓梁，河東虞鄉人也。家世衣冠，邦閭望族。而風格弘毅，統擬大方，少踐清猷，長承餘烈，故能正行倫據，不肅而成。昆季十人，秀美時譽，中間三者，齊慕出家。父告子曰：「但誦觀音，先度即當許也。」潤執卷便誦，一坐不起，從旦至中，文言遂徹。便預公度，依止靈粲法師，住興善寺。粲有正行，備于別傳。年十三，初聽《涅槃》，妙通文旨。將及志學，銷會前聞，括悟新理，便登講座，宣釋教意，部分科宗，英秀諸僧，咸欣其德。加又欽重行禁，動靜惟安，不妄遊從，常資規矩，所以興善大德、海內名僧，咸相顧而言曰：「此沙彌發蹤能爾，堪住持矣。」於後深心至道，通贍群師，預在見聞，包蘊神府，當即□藻人法，珪璋解行，皆統其本支，該其成敗。

仁壽感瑞，懷州造塔，有勅令往，官供驛乘。隨師東赴，乞食徒行，獨無受給。既

達河內，道俗服其精通，敬其行範，所有歸戒，並從於潤，當即名厲河北，譽滿京師。聞泰岳靈巖寺僧德肅清，四方是則，乃杖策尋焉。既覩副師，遂從諮訓，乃習般舟行定，無替晨昏。初經三七，情事略疲，自斯已後，頓忘眠倦，身心精勵，遂經夏末。于時同侶五百餘人，各奉行定，互相敦勵，至於解坐，同行無幾。惟潤獨節秀出，情事莫移，皆不謀同詞，敬稱徽績。時父任青州益都令，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，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薦令，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，並潤之宗族，內外親姻，雖往還講肆，遊其所部，事逾行路，一無過造。及生緣背喪，或有悲慕邀延者，潤情若風傳，不往登踐。斯割愛從道，皆此類也。有道奘法師擅名海岱，講《攝大乘》，又往尋焉。時未具戒，早飛聲彩，周流法席，文義圓通，問難深微，稱傳元宰，預是同席，心共揖之。既承師有本，即奉奘以為和上。大戒已後，方詣律司，《十地》諸經，略觀文體。

年二十三還返京室，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，將欲博觀智海，預在聽徒。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，聲聞于天，《攝論》初興，盛其麟角，在淨影寺創演宗門，造疏五卷，即登敷述。京華聽眾五百餘僧，竪義之者數登二百。潤初從關表創預講筵，祖習異聞，遂奮奇論，一座驚異，側目嘉之。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，處眾高謝而敬憚焉。雖則負譽帝京，而神氣自得，或譏毀達其耳者，曾若不聞，以道鎮心，情無喜怒，末法攸寄，誠可嘉焉。

大業初歲，風疾暴增，後復本心，更精新業。又恐報傾旦夕，不守本懷，講導世流，往還煩雜，遂脫略人事，厭俗歸閑，遂往南山之北，西極澧、鄠，東漸玉山，依止寒林，頭陀為業。時與沙門空藏、慧璷、智信、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。既處叢冢，鬼神斯惱，或被推盪偃仆，或揚聲震叫者；潤獨體其空寂，宴坐如空，諸被嬈者皆來依附。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，都無有畏。當遵此行，盡報傳持。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，遂虧此行，乃還興善，託於西院獨靜資業，一食入淨，常講《涅槃》眾經，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。相率修課，不出院宇，經于三年，結侶漸多，行清動眾。時僧粲法師，一寺頂蓋，銳辯無前，抗衡京國，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，詳其神略。人並投問玄隱之義，潤領宗酬答，位判泠然，咸共欣賞，妙符經旨。爾後譽傳光價，眾聚相從。既懿業內傳，將流法味，大業十年，被召入鴻臚教授三韓，并在本寺翻新經本，並宗轄有承，不虧風彩。

會隋氏亂倫，道光難緝，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，首尾一十五載，足不垂世，離經專業，眾請便講，以示未聞，春秋入定，還遵靜操。沙門志超抗節禪府，聞風造展，遂等宿交，相師念定，欣從語嘿。時天步飢餒，道俗同霑，化感一寺，獨延賓侶，磨穀為飯，菽麥等均，晝夜策勤，弘道為任。故四方慕義，歸者雲屯，周贍精麁，無乖僧法，共餐菜果，遂達有年。斯誠至德冥符，兼濟有日矣。潤以化洽外流，道聲載路，興善本寺敬奉芳塵，上陳勅使，請充寺任，便不守專志，就而維之。貞觀八年，勅造弘福，復

被徵召，即現翻譯，證義須明，眾所詳准，又當斯任。至於詞理有礙，格言正之，同倫糺位，斯人最上。京邑釋門，寔惟僧傑。

初，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嬈，定志不移，冥致善神捉去。經宿告曰：「昨日魔子依法嚴繩，深知累重，自感而死。」若此徵應，其量難紀。武德七年，時住化感，寺主智信為人所告，勅使圍寺，大顯威權。潤曰：「山居行道，心不負物，賢聖所知，計非所告。」使人逾怒，忽有大風雷震，山崩樹折，吹其巾帽坐席，飄落異處，人眾喪膽，遂求悔過。潤曰：「檀越有福，能感幽靈。斯之祥徵，昔來未有。」使者深愧，釋然事解。貞觀年中，與諸法侶登山遊觀，野燒四合，眾並奔散，惟潤安行，如常顧陟，語諸屬曰：「心外無火，火實自心。謂火可逃，無由免火。」及火至潤，燼餘自斂。據事以量，知人難矣。

後住弘福，有僧因事奉勅還俗，復經恩蕩，情願出家，大德連名同舉得度。上聞天聽，下勅深責，投諸南裔驩州行道。于時諸僧創別帝里，無非慟絕，潤獨安然，容儀自若，顧曰：「三界往還，由來恒理。勅令修道，何有悲泣？」拂衣東舉，忻然而趣。道俗聞見，莫不歎服。尋爾勅追洛東安置，化行鄭、魏，負帙排筵，弘闡《涅槃》十有餘遍，奧義泉飛，惠流河洛。乃報京邑門人疏曰：「吾今東行，略有三益：一酬往譴，二順厭生，三成大行。吾有宿累，蒙天慈責，今得見酬，則業累轉滅，惟加心悅，何所憂也？愚夫癡愛，隨處興著；正智不爾，厭不重生。夫淨穢兩境，同號大空；凡聖有情，咸惟覺性。覺空平等，何所著也？自度度人，俱利之道。舉人出家，依道利物。願在三有，普濟四生，常無退轉。三益如是，汝等宜知。各調淨根業，興善而住，吾無慮矣！」僕射房玄齡遇之，稱歎累息，曰：「大德樹言，詞理俱至。名實之副，誠所望也。」不久勅追，還住弘福，居宗揚化《涅槃》正義，唯此一人也。

然其爰初入道，奉節不虧，持操攝儀，魁質雄雅，形器八尺，動靜溫和，挺超聯類。十三離俗，更不重臨。二親既崩，兄弟哀訴，情守自若，曾無動容，但為修冥福，設會千僧，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。至於世情得喪，浮艷彫華，既不附心，口亦無述。時俗往還，直知敘對，皆絕供給，隨言將遣。前後所講《涅槃》七十餘遍，《攝大乘論》三十餘遍，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、《玄章》三卷，自餘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、《起信論》等，隨緣便講，各有疏部，而玄義倫通，頗異恒執。至如《攝論》黎耶，義該真、俗。真即無念性淨，諸位不改；俗即不守一性，通具諸義。轉依已後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，俗諦義邊成應化體。如未轉依作果報體，據於真性，無滅義矣。俗諦自相有滅不滅，以體從能，染分義滅，分能異體，慮知不滅。及《資糧章》中，眾師並謂有三重觀；無相、無生及無性性也。潤揣文尋旨，無第三重也。故論文上下唯有兩重捨得，如文第一，前七處捨外塵邪執，得意言分別，第八處內捨唯識想，得真法界。前觀無相，捨外塵想；後觀無生，捨唯識想。第二剎那即入初地，故無第三。筌約三性說三無性，觀據遣執，

唯有兩重，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，依他性中說有揔別三滅。又四涅槃離合義異，兩處三種熏習，體無有別。諸如此等，有異諸師，存廢之旨，陳具章疏。

弟子淨元，神睿卓越，博要之舉，振績京畿。講釋經論，亟經載紀，銓辯名理，響逸學門。加以性愛林泉，捐諸名利，弊衣糲食，談玄為本。元以潤之立義，建志尋求，轉解傳風，被于當世。有僧法御，道定人也，夢見淨元兩手極大，執印憑案，若有所通。寤以告之，正披此義，即因而遂廣，乃成王路矣。沙門智衍，即潤之猶子也，幼攜入道，勗以教宗，承明詞義，深有會擊。講《攝論》、《涅槃》。近住藍田之法池寺，統律成匠，亟動時譽。然有法以來，師資傳道，其宗罕接，惟潤之緒，繼美前修，亞迹安、遠。斯塵難濟，見於今日矣。

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

釋道洪，姓尹氏，河東人也。父曜仕隋，歷任江陵令，有子五人，洪其第三矣，聰敏易悟，深厭形有。年在十三，以開皇六年出家，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，博通內外，馳譽門序。雖廣流眾部，偏以《涅槃》為業，教之極也，故敷演之。所以師資傳道，聲績遠近，亦於法眾親喻覆述。後於願法師所學窮《地論》，傍通經數，德器崇振。及隋祖升遐，禪定構立，乃召處之，自爾專事弘經，周輪無輟。貞觀伊始，弘護道張，凡寺綱維，無非令達，乃勅為律藏寺上座。緝諧理事，允副朝委，立性清慤，無競榮辱，故使厚供殊禮，鱗接邀延，致令二宮樹福，妙資搜舉，物議所及，莫不推先。尋又下勅任大揔持本居寺主，春宮異供，隨時薦及，以追受戒之禮也。貞觀十四年，寶昌寺眾請講《涅槃》，時感白雉隨人聽法，集散馴狎，終于講會。相從傳授，迄于暮齒，凡講《涅槃》八十七遍，依承宗旨，罕墜彝倫。及弘福譯經，選充證義，慈恩創起，又勅徵臨。

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，纔及一旬，奄爾長逝，春秋七十有九。初，染疾之始，全無別痛，少食不語，用乖常候。而數以手撝撥於空，侍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，故以止之。」又曰：「紅花滿池，鮮榮可翫。」尋爾合掌，目送於空，曰：「大德羅睺羅來辭去也。」因爾潛逝，殊香滿院。然洪形器端偉，七尺有餘，沉簡仁愛，慈濟存沒，喜慍莫顯，操節不形。傳者目其梗概，要妙固多略耳。

唐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

釋義褒，姓薛，常州晉陵人，蓋齊相孟嘗君之後，吳名臣綜、瑩之胤也。天體高遠，履性明朗。出家已後，遊談在務，周流會稽，統御法筵。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《華嚴》、《大品》，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，專經強對，亦當時之僧傑矣。褒優

柔教義，屢啓請之談，將事通覽，辭往縉雲山，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。曠在陳朝，興皇盛集，時當法選，亟動神幾。法主既崩，遍流視聽，長干禪眾，栖霞布公，並具式瞻，親霑餘令，所以四經、三論，江表高推。褒敬竭義筵，縱思披擇，諸方俊銳，將事別輪。曠亦勸褒行傳燈禮，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，光問五湖，馳名三輔。每以大乘至教，元出渭陰，中原播蕩，乃興揚越，嗟乎淳味，不無流靡。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，弘道不倦，終日坐忘。

會慈恩申請搜揚髦彥，京邑承風，以事聞奏，下勅徵延，便符昔願，即而入朝。時翻經三藏玄奘法師盛處權衡，當陽弘演，承思遠問，用寫繁蕪。亦既至止，共許幽致，乃詰大乘經論，無所不通。唐朝後學多尚名體，耽迷成性，膠柱守株，如何解網，以開玄照？請所學宗，頓講十遍，勒諸門位，並往歸依。時在慈恩創開宏旨，有空雙遣，藥病齊亡。乃有負氣盱衡，傲然亂舉，褒為提紉解玦，疎刷神襟，責以三開，徵研五句，詳括文義，統略悟迷，經難論易，悼時俗之反昏，論釋深經，誨今聞之異昔。所以每日在座，前唱聖經，半講已後，方明賢論。于時英彥皆預席端，歎其竦拔之神奇，伏其辯給之銛利。宰輔冠蓋，傾仰德音，留連言晤，寫送無絕。

顯慶三年冬，雩祈雪候，內設福場，勅召入宮，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。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，褒問曰：「既義標本際，為道本於際，為際本於道耶？」答曰互得。又問：「道本於際，際為道本，亦可際本於道，道為際原？」答亦通。又並曰：「若使道將本際，互得相反，亦可自然與道，互得相法？」答曰：「道法自然，自然不法道。」又並：「若道法於自然，自然不法道，亦可道本於本際，本際不本道？」榮既被難不能報，浪嘲云：「既喚我為先生，汝便成我弟子。」褒曰：「對聖言論，申明邪正，用簡帝心。芻蕘嘲謔，塵黷天聽。雖然，無言不酬，聊以相答。我為佛之弟子，由以事佛為師。汝既稱為先生，即應先道而生，汝則斯為道祖。」于時忸怩無對，便下座。又令褒竪義，便立《大智度》義，李徒雖難，隨言即遣。于時天子欣然，內宮嗟賞。李榮不勝其憤，曰：「如此解義，何須遠從吳來！」褒答曰：「三吳之地，本出英賢。橫目狗身，舊無人物。」爾後諸寺連講，多以《法華》、《淨名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經論等以開時俗。

龍朔元年駕往東都，別召追往，頻入宮禁，義論橫馳。乃於淨土講解經論，七眾載驅，群公畢至，英聲逾盛。不久，遘疾卒於淨土，春秋五十有一。道俗悲涼，恨法門之早揜。皇上悼傷久之，遂勅送柩返金華山舊寺，賻贈之榮，光聞遠近。

論曰：自佛教東傳，年代雖遠，條暢銓府，開喻精靈，可略言矣。昔者漢明入夢，滕、蘭赴雒，通悟道俗，抑引邪正，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，非夫辯慧，何以明哉！然則教本通揚，宗歸義舉，談吐誠易，識敏攸難。不輕被錯授之儔，淨名垂失機之責，並為沉淪典誥，以解齊緣，藥病相翻，斯迷斯覺。況復教流千載，情纏五濁，控詞談理，能無糺紛？得在傳揚，失於熏習。晉有道安，獨興論旨，准的前聖，商擢義方，廣疏注

述，首開衢路。遠、持追蹤於遂古，願、叡振藻而傳芳。故著序云：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，標玄旨於性空，削格義於既往，啓神理於來世。至如道生孤拔，擅奇思於當年；道林遠識，標新理而改旦。自斯厥後，祖習餘風，雖云較異，蓋可知矣。

梁高端拱御曆，膺奉護持，天監初年，捨邪歸正，遊心佛理，陶思幽微。於重雲殿千僧講眾月建義筵，法化通洽，制《五時論》，轉四方等，注解《涅槃》，情用未愜，重申《大品》，發明奧義。當斯時也，天下無事，家國會昌，風化所覃，被于荒服。鍾山帝里，寶剎相臨，都邑名寺，七百餘所。諮質文理，往往而繁。時有三大法師雲、旻、藏者，方駕當塗，復稱僧傑，挹酌《成論》，齊驅先驅。考定昔人，非無臧否，何以然耶？至如講解傳授，經教本宗，摘文揣義，情猶有失，何得背本追末，意言引用？每日敷化，但竪玄章，不覩論文，終于皓首，如斯處位，未曰紹隆。若夫立文本宗，誠遊義苑，指月之況，不爽先模，隨文五失，又開弘誡。然則教為理依，理隨教顯，附教通理，弘之在人。准此承遵，居然多惑，寧乖此喻，安得相符！是使梁氏三師，互指為謬，審文紕亂，可有致言，義在情求，情安倚伏其中？縱達論宗，肅成風素，榮冠道俗，行業相兼者，則開善智藏，抑其人乎！餘則慧解是長，儀範多雜，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，然定學攝心，未聞於俗，故略言也。

太宗簡文在昔東府，委心妙法，遍覽玄章，志歸般若，刺心血而書十部，又撰《法集》、《聯璧》各二百餘卷，然以晚從窘縶，故使釋侶無聞。中宗孝元體悟幽鍵，更崇深信，《法華》、《成論》，常自敷揚。沙門道侃，德隆時彥，業冠通賢，綴述新奇，帝偏鄭重，奉為僧正。盛開學府，廣召義僧，還遵舊轍，户牖為異。宣、明已下，福事雖弘，至於教理，頗翳徽緒。陳氏五政，世屬虔劉，京邑僧寺，誅焚略盡。及初臨統，普備修治，接棟連甍，復基梁日。弘福慧門，世稱難紀，名德勝行，故是可傳，雖獲五三，蓋失多矣，恨闕餘傳，與時俱喪，對此可悲。至如琰、嶷騰光於五湖，榮、朗飛蓋於三楚，二瓊以匡救而傳世，兩等以護法而相嗣，盛德弘矣。

逮于北鄴，最稱光大，移都茲始，基構極繁，而兼創道場，殄絕魔網，故使英俊林蒸，業正雲會。每法筵一建，聽侶千餘，慧光、道憑，躡跡通軌，法融、慧遠，顧視爭衡。然而開剖章途，解散詞義，並推光統，以為言先。豈非唱高和寡，獨振今古？即當鋒之領袖，乃萬葉之師模。然光初學律宗，晚通理教，郁郁兼美，能振其芳。觀其成樹骨梗，分布毛目，意存行猷，護法為本，所以《華嚴》、《地論》，咸位綱模，被及當今，成誦無墜，蓋有由矣。

且夫佛教東傳，世稱弘播，論其榮茂，勿盛梁、齊。故武帝撫期，師承護法，戒定慧品，莫匪陶甄，受持十善，無缺六時，永絕辛羶，長齊卒歲，言行相檢，誠可尊嚴，自有帝王，罕能相擬。于時釋侶，顧視思齊，篤學翹誠，多陳濟器。齊宣受禪，權用不思，或出或處，非小節之所量；乍智乍愚，信大人之壯觀。至於宗敬佛理，師承戒護，

每布髮於地，令上統踐之。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，放捨鷹犬，畋漁屠殺，普國不行。年三月六，勸民齋戒，公私葷菜，悉滅除之。又置昭玄十統，肅清正法，使夫二百萬眾，綏緝無塵，法上一人，誠有功矣。周武定業秦川，大開釋府。沙門道安，復稱弘量，降禮宸極，展敬華夷，導龍樹之江河，嚮彌天之輿蓋。地惟武服，道寄文弘，開蒙博施之功，是其經略。但以運屬道消，中年毀廢，雖陳顯論，莫表深衷，蜂病成珠，竟于身世。末有亡名，復接斯咎，坎壈貧病，陷遭戎俗。孝宣即位，政異前朝，經像漸開，齋福稍起，而厥化草創，義學猶微。

隋高荷負在躬，專弘佛教。開皇伊始，廣樹仁祠，有僧行處，皆為立寺。召諸學徒，普會京輦，其中高第，自為等級，故二十五眾，峙列帝城，隨慕學方，任其披化。每日登殿，座列七僧，轉讀眾經，及開理義，帝目覽萬機，而耳餐正法。于時釋門，重稱高敞，雖減梁、齊，亦後之寄。沙門慧遠，齊餘開士，隋運高僧，首達帝城，即陳講議，服勤請益七百餘人，道化天下三分其二。自餘明勝，聯鑣等驅。僧粲以論士馳名，慧藏以知微取號，僧休洞精於《大論》，法經妙體於教源，餘則琳瑣群英、詆訶龍象者，復叵知矣。其中尤最，沙門曇延，復是高傑，至如坐鎮御牀，口敷聲教，致令萬乘頂足，其德弘矣。煬帝嗣籙，重飛聲實，道莊顧言於內外，法論禮御於始終，相、願光揚於兩都，奘、脫振藻於周魯，厚德懷仁，又難加也。自爰初晉邸，即位道場，慧日、法雲廣陳釋侶，玉清、金洞備引李宗。一藝有稱，三徵別館，法輪長轉，慧炬恒明，風靡之化，覃延復遠。當時諸部雖復具揚，而《涅槃》、《攝論》最為繁富，世近易昭，無勞顯述。

及皇唐御曆，道務是崇，義學之明，方為弘遠，伊人之風，豈易披述，輒託攸聞，故略其致。然暠、壁抗聲於金陵，基、景標宗於玉壘，常、辯弘揚於三輔，深懿馳譽於兩河，并晉則二達開模，齊魯則密、才程略，潤、會剖符，日下敬其名教，徽、空位席，嵩澤仰其義門。本紀時或漏之，其德不無光敘。統明眾師注述，通以章鈔為工，課文引義，仰順前軌，徒盛改張，差無弘誘。或接綴前篇，或糅雜時見，或虛控胸臆，詞理相非，或旁竊他文，意義蹇塞，皆勒成命氏，騰譽一時。言行之間，河漢遼阻，本寔邪求，妄承傳教，審夫意本，焉可強乎？且自經誥所被，元在受持，《大集》顯法行之文，《涅槃》明知時之說。今則婆娑章句，流演澆浮，翻種諸有，未為靜業，超生之教，豈意然耶？貴如說行，斯誠旨也。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，其隙復廣，何以明耶？且如聖行諸漏，由來杜言，唯識離念，競陳橫想，受學《毗曇》，行惡戒者奉為聰慧，聽習《楞伽》，樂飲噉者用為通極，誇罩蒙俗，陵轢往賢，眄視天漢，率輕禁網，謂邪慧為真解，以亂識為圓智，不深悛悟，枉喪餘齡。故使說法天禽，被于念處，盤特庸叟，具列賢愚，辯俊異之前生，顯頑闇之後報，冷然釋相，可不誡歟！

原夫論義之設，其本四焉：或擊揚以明其道，幽旨由斯得開；或影響以扇其風，慧業由斯弘樹；或抱疑以諮明決，斯要正是當機；或矜伐以冒時賢，安詞以拔愚箭。託緣

乃四，通在無嫌，必事相陵，還符畜獸。故世中論士，勘會清柔，初事含容，終成陷黷，名聞誰賞，境界非凡，徒盛拒輪，畢歸磨臆。故有王斌論並，明琛《蛇勢》，會空屋子，宗統語工。聽其論道，唯聞殺死之言；觀其容色，但見紛披之相。及後業之作也，或生充蛇報，或舌爛喉中，或僧獄接其來生，或猛火焚其往咎。彥琮山樓之驗，又可誡哉！是知道寄人弘，非人未可言道，豈言義府並若斯耶？故智藏遺塵，慧光後嗣，宗仰徽烈，豈有玷耶？沙門靈裕行解相高，內外通贍，亦當時之難偶也。然而立性剛毅，峭急不倫，侍人流汗，非可師範，世或譏論，以此為先，斯亦不比德而觀也。語俗而談，滔滔風流，愛心綿密，未覩其短，多容瑕累，見心機動，禍福相隣，若不先知，何成懲艾？致使裕公虛沾此及，若能返求諸己，斯言自亡。故宣尼流無備之詞，居士設未輕之論，誠有由矣！世有慧休，即承裕緒，學《雜心》而懼陵小犯，受師禮而親執瓶衣，遭難而更立淨廚，臨危而深誨禁約，人法斯具，慧解通微，章疏所行，誦為珠璧。猶恨不係於先業，餘則故略言也。

續高僧傳卷第十五